

生活短章

□ 裴东升

空房

门前,有一所空房子。

原先,这所房子里充满了温暖和欢笑。有一天,主人悄然走了,携去一家老小,也携去一屋子的温暖与欢笑,房子里一下就变得冷清和空落起来。当初主人盖房子时,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违背自己的初衷从房子里出走。现在,他们却走了,为着某种未可知的欲求,他们走了。在不知名的远方,他们将泊进另一所空房子。那所空房子的主人想必也是以此为起点,走向茫茫的尘世,寻找另一所空房子……

几天前,门前的空房子有了新的主

人。新主人看好了这里的水源,来搞水产养殖。他们把家搬来了,房子里重又盈满了温暖与欢笑;那温暖与欢笑自然是从另一所房子里随身带来的。

视线

早上上街,儿子跑在前面,我走在中间,妈妈跟在后面。

我是带儿子去买靴子的。妈妈说她到街上买点东西,我们就一起去了。

一下车,我们径直走进一家鞋店。买好靴子,我想再给儿子买一双保暖鞋。天冷,尽量让小家伙穿得暖和一些。我们挨个儿走进几家鞋店,也没有买到儿子喜欢的保暖鞋。小东西,人不大却挑剔得很。

不一会儿,妈妈忽然对我说,你买双袜子,你看你,脚后跟都露出来了。我扭头,拍拍左脚,又拍拍右脚,一看,可真是的呢!在一个地摊上,儿子终于看到了他喜爱的保暖鞋,立马拿在手里,我们都笑了。随后我便去邮局办点事,等我回到停车点,妈妈拿着新买的袜子对我说,喏,给你买的,两双。

下车时,儿子跑在前面,我走在中间,妈妈跟在后面。

称心

母亲有一杆自己的小秤。
家居乡里,卖鱼卖虾的、卖桃卖梨的总是络绎不绝。母亲每买回一样东西,总要

及时用她的小秤约一约。每每于此,我就犯嘀咕:东西都拿回家了,称又管什么用?母亲却不以为然:“我约一下,好歹心里总有个数吧。”果然,母亲只是约约秤而已,发现少了斤两也从不对人家补数。等下一次碰上原来的卖主时,母亲就微笑着提醒一句:“把秤称准一点。”卖主会意,遂知趣地笑笑。

乡里乡亲,借入借出,母亲总离不开那杆小秤。借出时,母亲就先约秤,够上数时,总要添上一点,生怕人家说她少了秤;借入时,有时发现少了斤两,母亲也就那么自顾自地念叨一句:“怎么连秤都称不准呢!”

显然,母亲的小秤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但借出借入,或买或卖,需要论斤抬两时,她总是习惯用小秤称一称,称出别人,也称出自己。

陪父亲喝两杯

□ 韩景波

得到一瓶五粮液,放了多半年没舍得喝,留下来清明节和父亲喝两杯。

父亲爱喝酒,直到最后的一两年,医生不让喝了,才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但是我还要买好酒,让他每晚临睡前尝点。每个周末我回家,还要和父亲对饮,当然是喝,父亲只是尝尝而已。但父亲依然很高兴,说也算是过了酒瘾。

第一次和父亲对饮,那是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领了工资后的那个周末。领了工资,我先给父亲买了一瓶“洋河大曲”,给母亲买了一双黄解放胶鞋。因为父亲宁可少吃饭,都不习惯没酒喝,因为母亲喂猪养鸡拾掇草料,风里来雨里去,最需要一双解放胶鞋了。

那是一个隆冬的周末,晚上在灶火塘里生起火,我和父亲母亲围火塘取暖,这时父亲拿出我给他买的酒,倒满一壶放在火塘边加温。壶响冒气,热了,父亲先斟两盅酒洒在地上,敬神敬先人。接下来父亲又斟满一盅酒要递给我喝。我慌忙双手挡住了,让他先喝,然后我接过壶和酒盅,连给父亲敬上两杯。父亲没推辞,接酒仰脖,咕咚喝了。下来我倒酒,一人一杯,不觉一瓶就喝完了。

以后的日子,我常常和父亲这样对饮。

父亲爱喝酒是有名的。但那时人都穷,连一元多钱一斤的散酒往往都没钱买。父亲想喝酒,靠的就是铁匠手艺,抽空打些镰刀、锄头、斧子之类的铁器卖钱换酒喝,也换些油盐。父亲是能人,见什么会什么,后来还自

学成木匠、石匠、泥水匠,甚至,还有一手接骨的好手艺呢。

父亲爱喝酒的原因,是我长大成人后才渐渐明白的。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学校刚回到家里,突然下起了大雨,母亲让我赶紧去给在河道打石磨的父亲送草帽。到河道,我看见父亲正借着一个石坎坎,将一扇要四个大人才抬得动的石磨毛坯子背上路。肩被擦破,血水往下淌,殷红殷红。我心疼地喊父亲让他赶快放下,他反而笑着说:“没事,没事,努一下就上去了,不背上路,让水冲走了可惜,打成一合磨子能卖一百多元,要顶半年的劳动日值呢。”那时我只觉得父亲喝了酒能将那么重的石磨坯子背起来,那是父亲劲儿大、厉害。当一村同龄的孩子都陆续因穷不再读书了,只有我能将书念成,特别是当我也成了父亲的时候,才完全明白父爱如山的含义。

父亲终因劳累,早早地有了伤力病,腰疼腿疼,干什么都不得力。好在喝点酒能缓解,我也就常常给父亲买酒喝。

后来,因为终日劳累,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酒也不能喝了。为此,我非常非常痛苦——儿子有能力买酒了,父亲他却不能喝了!但我依然要给父亲买酒买菜,让他不喝也得尝尝,尝尝我们家的好日子已到来的滋味,尝一尝社会越来越好的幸福。

父亲走了,但我还要常常陪父亲喝两杯,在清明节的坟头,在我想他的时候。



土豆情结

□ 高耀庭

我这个人最喜欢吃土豆了。

土豆这种食物,就如它的名称,透着土里土气的样子。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土豆到处都有,既不算名贵土特产,也上不了什么档次。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有它也过,没它也过,更有甚者,把不吃土豆作为是一种高水平生活的象征,而把经常吃土豆则作为生活水平较低的一个尺度。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不过低就低吧,自己觉着滋润也就可以了。你看,我就这点出息,一副我行我素,不求上进的样子。

在城里虽然生活了十几年,我的日常生活却基本上离不开土豆,这里面主要原因还是源于自己的出身,从这点来说,“出身论”一说,还是有它的一点道理。本来就是农村人进城打工,只不过是置换了一下生活的地方,换了一种谋生的方式,而其作为农民的生活饮食习惯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是按照早已养成的那种饮食结构去打理自己的一日三餐。再说尽管离家很远了,但土豆就像我们农民一般,到处都有,随便哪个菜市场上一寻找,土豆像我一样灰头土脸的身影就会进入人们的眼帘。就如农民进城打工工价不高一样,土豆的身价也高不到哪里去,几十元即可买上一蛇皮袋子,这样的买主,那些卖土豆的人还会送货上门,真的是既经济又实惠。

土豆既产于农村,经农民之手,也就秉承了一些农民的特性,融入性比较强。农民既可以在家务农,也可以到外面去打工,有些在建筑工地上当大工,有的干一些体力活,但也有一些竟然做工头。土豆的特性也是像极了农民的这种特点。就土豆本身而言,既可以煎炒烹炸独领风骚,也可以和排骨、鸡肉甚至牛肉之类的混合在一起,冲淡那些肉类的腥味和霸气,从而散发出别样的美味,成为人们乐于食用的食品,有些甚至开成了特色,比如什么新疆大盘鸡,其实里面撑盘子的主力军还

是土豆,否则,那盘子是怎么也大不起来的。

不容否认的是,随着土豆做法的多样化,土豆也有些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纯正味道,原汁原味的土豆的香,在我看来许多人要么没有吃过,要么根本吃不到。首先原味的土豆的香,要求土豆的品种要好,产地要好,用中药材打个比方,那叫道地药材。在我的老家一带,马山、白塔山这两个小地方的土豆是最好的,这两个地方土壤偏黄土,干湿适度,所产土豆最好,如果煮上一锅,基本上没有浪费的。我的老家虽说也属于山区,可能是由于比较阴湿,所产土豆质量参差不齐,阳坡上的好一点,阴坡耕地里所产的就不太好。小时候,每到八九月收获的季节,一群孩子在野外就从土豆地里摸出土豆,在做成的土锅里烧土豆,那绝对是一种艺术,但我自己却不大会操作,而是看着小伙伴们干。只见小伙伴在一处低矮的坝坎上用铁锹掏出一个锅台形状,再把土坷垃垒砌成一座塔状,最后在下面的空心处烧火,直到上面的土坷垃全部烧红,然后将土豆和这些土坷垃混合在一起用土埋住,这样过上一阵子再扒开,将土豆取出,拂去上面的灰尘就可以吃了。这样烧出的土豆应该是最美味的,也是最纯正的,没有掺杂任何的调味剂,那也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香的土豆。不过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有点不卫生,但那却是最原汁原味的土豆,过于讲究的人是吃不到的。这也是地道的野炊,因为你在往田野上走的时候只需带一盒火柴就可以了,不像现在的野炊,只是把家里或者超市里的东西带到旷野上去吃,看上去很丰盛,却没有别样的味道。即便现在,我隔三分五还要煮上一锅从老家捎来,或者市场上买来的土豆过一过瘾,而吃剩下的土豆我会把它热在炉子周围,慢慢吃掉,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你看,我就这点出息,在一颗土豆面前原形毕露,还是那个带着土味的农村人。

写给儿子的信

此刻,那些不知名的小鸟
衔着嫩黄的晨光
飞临你清凉的窗台了吧

露水,沾满杏花香
落在你额头
仿佛春天的一个吻

给蜗牛让路,向蝴蝶问好
别叫醒牵牛花
它哭起来,整个小院都会下雨

土灶里,火苗呵呵地笑着
多么像你,简单又快乐
但有时也把姥姥呛得一阵泪流

炊烟向往远方,风是它的翅膀
多希望
灾难时人们都能张开双臂飞翔

和我们一样,炊烟的根也在家里
你说的天堂,其实
就是由一缕缕炊烟组成的

众多味道中,我深深记住了家的味道
如同记住你守望的模样
腊梅开时,那条小路就会接我回家

愿疫情早日消散
愿美好如约而至
愿时光将你温柔以待 (罗 裳)

注视

夜间漫步的人
身后满地落叶
早晨起床
有的已两鬓微霜
屋外的风
水池里的水
有隐秘的呼应
从镜前离开
镜子里的影像
有那么一部分
不是消失而是涣散了
注视着这些的
不知道是谁
走出去,到外面
像黄叶在绿叶中
人在人群中
风在风中
晨星在天穹 (王笑风)

九曲是黄河的美

我站在岸边,黄河在奔腾。
九曲是她婀娜的身姿,也是
不屈不挠的奋斗史。

九曲的时空中,有着
土黄的号子,
呜咽的河水,
甚至曲折前行的整条河流。

疫情肆虐着,
侵扰淌着炎黄血的每个人。
黄河从我身上穿过。仿佛母亲
在耳畔吟唱摇篮曲,冲击一切藩篱
荡涤一切忧虑。无法言语地鼓励
有着九曲的弧度。 (张轩宇)

春日近

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
就能长出春天

包括一桩心思
吹不动,也会开在最安静的位置

一切都透明
云朵来去,细小的植物,蜜蜂

它们总在把温暖,把晴朗
同时掷向

我心底的雪 (朱光兴)

坐地上读闲书

城市的地面与早年乡村的沙土窝
有相同的舒适感
一副松散的屁股,和一块个性的石头
仅是量上增减
与饮乡风饮美酒之后的杂念无关

赤脚,依旧是长不大的孩子
正踉或斜翻,围着地藏匿不住的光溜
久违之真,盘腿坐下
静凝的室内
浓缩起一个智慧、虚拟的草原

风声贯耳。细听到的尽是些
邯郸学步,鹦鹉学舌
一队队商贾、战车,“风声肃动,玉壶光转”
不容眼皮有一搭没一搭的闭合
柔亮的瓷砖上,照样适宜执念扎根

悦读闲书,仿佛与心仪者相安
脑海里被哪吒、悟空腾跨过的酒精天界
亦是臣服。感谢早年送来给养
感谢未来赋予帐篷。感谢了无烦恼的时下
独自一人,天马行空 (李志胜)

纸上萱草

□ 路来森



中国人,喜欢“寓意于物”,而一旦某“物”,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也就特别招人喜欢——既入得诗,又入得画。

萱草,即是如此。

萱草的“寓意”,至少有三:一是鲜明的季节特征,二是“母爱”的象征意义,三是“忘忧”的寓意。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寓意,所以,不仅咏萱草的诗歌很多,以萱草入画的画作,也不少。

可萱草花,究竟是开放于春天,还是夏天呢?就现今的季候特征而言,似乎,南北方不太相同:南方,萱草花大多开在春天;而北方,萱草花则大多开在初夏。但在古人看来,萱草花被认为是“春之花”。

五代画家徐熙,画有一幅《溪岸鸣春图》:

溪岸边,垂柳探出三两枝,婆娑而下,枝上一鸟,似黄鹂,引首而鸣;柳树下,黑石三两块,峻峭累累,错落分布,乱石丛中,蜀葵两株,红白两色,串串而放,哗然夺目;萱草三两株,花箭窜出,花朵蓬松于花箭之上,或含苞待放,或灿然盛放,其中一朵,则呈现出萎蔫状。

若然在北方,蜀葵、萱草,俱为“初夏之花”,可因为徐熙是南唐画家,所以,蜀葵、萱草,就自然作为“春之花”,开在他的《溪岸鸣春图》里了。宋徽宗赵佶,画有一幅《腊梅山禽图》:

腊梅一树,主干,瘦枯而僵硬,枝条三五根,亦是瘦削而单薄,枝条疏疏,枝上花朵,亦是疏落之极,花,仅七八朵而已。七八朵花,散乱于枝头,萧寒之气,扑面而来。枝上,白头翁两只,一平卧于枝头,目视前方;一扭头回望,目光与卧鸟相呼应,左翅微张,作抖翅欲飞状。梅树盘根处,萱草(一说是“山矾”或“兰花”)两株,叶片纷披,花箭窜出,花,或灿然而开,或含苞待放,春意潇潇。画面左下角,则题诗一首:“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很显然,腊梅和萱草,是不可能同时开放的,所以说,这幅画更大程度上,彰显的是一种象征(或“言志”)意义——春天的象征意义,赵佶对绘画一往情深的志向。可是,这幅画,实在是太过“素淡”了。白色,成为了主色调——白的梅花、白头翁鸟儿、白色的萱草花,甚至于连画面的背景,也泛着苍白的白色——画很美,可让人观之,总觉得它其中,似乎孕育着一种“悲情的危机”。

上面两幅画,萱草的表现,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作为衬景,在低处,与高处的景象,俯仰相望。萱草花,扎根于地面,颇有一点大地母亲的象征意义。

清人蒋廷锡,画有一幅《蜀葵萱草花》:

画面,别无杂物,唯蜀葵两枝,萱草一株,花开一朵。蜀葵,花色两种:粉红和深红。萱草,则只有花儿一朵,色为红色。整个画面,花开艳艳,润色丰腴,饱满,喜气洋洋者矣。画面中,虽然萱草只有一朵儿,但花萼挺然,花开盛然,望之,真真是叫人“忘忧”也,忘忧也。

画萱草,最特别的,还是“八大山人”。他笔下的萱草,花形特别,寓意更特别。

八大山人的萱草花,常常只是一株或者一枝花,破空而出,无根无系,孤零零的一株萱草,独占整幅画面,傲然,倔然,特立然。虽然,八大山人画过多幅萱草花,但每幅画的样子,几乎都一样:花一枝,花朵四五,已开未开,杂然相间;叶仅四片,轻微弯曲,似人微弯的手指;从叶片中伸出的花朵,如从指间溢出,而开放的花朵迎风微笑,灿烂艳艳,如同向人示意。所以,有研究者就认为:八大的萱草图,重在写意,暗喻“佛祖拈花”的故事——佛祖拈花,迦叶微笑。

八大山人“小中见大”,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也。